



扫码看视频

两年前，“00后”小伙崔浩(化名)意外踏入湖南乡土文保的山野长路。在怀化和永州的山野间，他攀过古建筑屋顶、寻过深山碑刻、记录过烈士墓碑、丈量了百座老房……

他把这些经历写下来发在网上，那些散落的村落、无名无籍的老建筑，让无数人看到“湖南的古建筑之美，不止于景区里修缮完好的楼阁”。

“我们要是集中力量守护高价值遗存，对难以修缮、濒临消亡的乡土文物，做好全面勘测、拍照、建档存档，就算房子总有一天消失，至少后人能知道，它曾经真实存在过。”6月24日，崔浩对三湘都市报记者说起了他这次奔波山野的感受。

■文/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罗艾敏



崔浩工作时拍摄的江永勾蓝瑶寨。受访者 供图

# “00后”奔走山野两年记录“沉默的文物”

勘测、拍照、建档存档，他让那些散落的“湖南古建筑之美”被更多人看见

## 山野间的凉亭，有着来自古人的关怀

2024年，学园林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崔浩，意外收到了长沙一家古建筑修复公司的录用通知。恰逢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，对文物普查一窍不通的崔浩，刚入职就被同事拉下了乡。怀化和永州是他最常落脚的地方。

“怀化的老房依山就势、顺势而建，建筑与山林田地融为一体，仿佛从山野土地中自然生长而出，自带山野的松弛与厚重；潇水河畔的永州古建筑，则沉淀出浓郁的湘南韵味，老街、码头、祠堂错落排布，烟火气与历史感交织，保留着未经商业化雕琢的纯粹质感。”崔浩回忆，两年里，他日复一日奔赴的，不是景区内修缮精致、游人如织的知名文物，而是大量无等级、无名录、无人知的乡土文物。

他曾翻山越岭找一座新发现的凉亭，到了才看清脊檩上写着“清乾隆年间复修”。“坐在里面歇了一口气，风穿亭而过，忽然觉得古人修这个亭子，就是为了让赶路的人歇一口气。”崔浩说，“几百年后，我们还是那个被照顾的人。”

崔浩害怕上古建筑的二楼。“老式木楼板踩上去嘎吱响，总觉得不安全。但不上楼不行，有些结构特征和残损情况只有爬上去才看得见。”他爬上古建筑的屋顶俯瞰全村，“老街、老树的位置一目了然，其实格局都没变，只是建筑本身在慢慢消失”。

## “留”住古建筑，湖南为乡土文保立法

两年翻山越岭，跑得越久，崔浩越清楚：不是所有古建筑都留得住。

在崔浩走访的众多村落中，很多村民并非不愿保护古建筑，而是不懂专业修缮方法、缺乏修缮资金。为了居住，他们不得已用水泥抹面覆盖木质墙体，用铁皮瓦替换百年小青瓦。

“现代工艺，彻底破坏了古建筑原本的形制、肌理与韵味。还有老房被直接推倒重建，仿古建筑崭新空洞，失去了岁月沉淀的灵魂，只留下满地瓦砾。”崔浩满心忧郁。

“有老人问我，老房子既拆不了又修不了，怎么办？”崔浩不知道如何回答，“很多乡土古建筑仍有村民世代居住，这些老房对文保工作者而言，是珍贵的历史遗存、是地域文脉载体；但对原住民而言，是日常起居的居所，是需要遮风挡雨、宜居舒适的家。”

但改变也在发生。2026年1月1日起，《湖南省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利用条例》施行，明确对传统村



崔浩(右)在进行文物普查时的工作照。



崔浩工作时拍摄的古桥。

## 深山里的石碑，藏着被遗忘的名字

山野寻访的路上，不仅有古建筑的温柔，更有厚重无声的家国记忆。

崔浩踏遍深山，普查过散落湖南山野的无数烈士墓。它们有的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，有的静卧田间山头。

印象最深的一次，他一日连爬三座深山，寻访三座烈士墓。其中一处墓葬隐匿在密林，杂草高过了人顶，需要当地人持刀开路、步步探寻。抵达后发现，烈士墓碑文极简，寥寥数语，只记下姓名、籍贯、牺牲年月。“这些长眠山野的烈士，大多是二十出头的青年，与我年纪相仿，却在战乱年代以身赴国。”

“与电影里讲述的先烈故事的热血震撼不同，站在墓前，只剩静和空。斑驳石碑沉默无言，短暂驻足记录后，便是遥遥无期的别离。”这种无声的震撼，让崔浩对文物普查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，“所谓文保，不只是守护古建民居，更是打捞被时光淡忘的平凡英雄，留存不为人知的家国记忆”。

在怀化溆浦县统溪河镇穿岩山景区，他耗时两小时手抄完一块明末清初烈女碑。六百八十余字的碑文，详细记载了清乾隆年间，当地县令撰文的14岁少女张敬芳为救父怒斥贼寇、以身殉义的故事。

碑文最后一句“必有与烈女同其死而不得与烈女同传者”，让崔浩久久动容。“乱世之中，无数平凡之人以身赴义，却湮没于岁月，无人记载、无人知晓，而这块石碑，成为她们留在世间唯一的痕迹。”

一块块石碑、一座座古建，让崔浩坚信，文字与建筑都是时光的载体，每一次记录、每一次存档，都是为即将消逝的乡土文脉留存下最后印记。

落、乡土古建实施整体性、活态化保护，要求“一村落一档案”动态留存文物信息，明确权属不清、无人管护古建的政府兜底责任，鼓励活化利用、杜绝过度商业化，为湖南乡土文保划定了清晰边界。

如今，崔浩不再是奔波山野的普查员，褪去了职业身份，只剩下纯粹的热爱与牵挂。他记得每一座亲手记录、命名、建档的文物，记得风吹古亭的声响、石碑沉淀的故事、深山烈士的静默。“未来，我想再回怀化、永州的山野村落，以一个旁观者、热爱者的身份，看看那些伫立百年的老建筑，是否依旧安然。”

